



七修類藁卷十八

明仁和郎瑛仁齋著述



義理類

樊樓

唐朱泚亂逼少卿樊系草詔草成明日仰藥死國朝方孝儒不肯草靖難之詔次召侍讀樓璉璉入草受命歸逡巡自縊死此蓋一時畏害終心有不安者此固過其不忠者較之段方二公不有間乎蓋筆已屈矣

七修類藁卷十八 義理類

祭物

古人祭奠物薄而意誠獨取其馨香時鮮之味以薦之焉故九歌以謂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左傳曰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蕓藻之菜而已漢以來則有斗酒隻雞之說矣今之祭物衆矣名亦工文因紀於左以見時之不同也黍曰薊合稷曰明粢稻曰嘉蔬梁曰薊箕牛曰蠶栗羊曰柔毛豕曰剛鬣兔曰明視豚曰膾肥大曰羹獻雉曰疏趾雞曰翰音鶩曰舒雁脯曰尹祭鮮魚曰脰祭藁魚曰商祭

起復

喪制未終朝廷奪情起復勉其任用故曰起復今乃概以服闋爲起復悞矣

降賊加官

宋有閩賊廖恩降後官爲右班殿直嘗供脚色云並無公私過犯時以爲笑予意實爲土羞也後又海寇鄭廣朝命官知福之延祥兵嘗爲羣僚所輕廣故作詩有曰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之句事載小說傳之至今夫宋固仁厚流爲姑息此不競於

七修類稿卷十八

義理類

二

敵而爲賊侮之事也本朝賊降必誅此唐宋之所以不及也雖然今之士夫無公私之犯而不愧鄭廣者又幾人哉

太宗二箭

聞見雜錄載宋祖寵幸金城夫人一日與晉王宴射後苑勸晉王巨觥王固辭不飲曰夫人親折花來則飲上遂命之王乃引弓射殺夫人宋祖飲之如故又鐵圍山叢談載花蕊夫人入宮幸之晉王諫而未黜一日與宋祖獵於苑中亦射殺之二事皆宋人所書

諒不誣也夫太宗固爲社稷是矣而難於太祖受諫如此割愛忍情曉人當如是耶傳位必遵杜后之言太祖之心何心哉晉王之傳又可背也哉畢竟晉王死於二箭天道未必無報也

### 攻乎異端

荷亭辯論侍御盧格著也解攻乎異端言攻字有二義治辭則庶民攻之是也擊辭則鳴鼓而攻之是也謂擊去異端斯害也已昨見宋儒孫奕示兒編內有此說其解尤明白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未由也已之已已止也可謂簡而明也

### 回回教

回回祖國世史正綱以爲大食一統志以爲默啜那國據其教崇奉禮拜寺四夷惟天方國有其寺或實天方也入中國乃隋時自南海達廣其教有數種吾儒亦有不如富貴貧賤壽夭一定也惑於異端而信事鬼神矣彼惟敬天事祖之外一無所崇富貴者亦不少焉吾儒雖至親友之貧者多莫尚義他人不問矣彼於同郡人貧且有給養之數他方來者亦有助

儀吾儒守聖人之教或在或亡彼之薄葬把齋不食  
自殺終身無改焉道釋二教又在吾道之下不論也  
嘗讀菽園雜記言其教祖之詩曰僧言佛子在西空  
道說蓬萊在海東惟有孔門真實事眼前無日不春  
風其高又如此

荀爽褚淵

士大夫而無節義若撻之於市矣况能爲人面斥耶  
漢荀爽自作女誠而欲女之再醮意其必知女之不  
能節也女卒自縊以全婦道出列女傳豈知子莫如父哉

七修類稿卷十八 義理類

四

宋褚淵丰穎器識見重名流一旦黨齊背宋致弟炤  
炫之非而子恨不仕淵豈不知忠義者哉利祿之心  
勝也嗚呼色與位人之所好也不特不從其父一則  
致其死一則致其非人性之不同固如此矣第爽淵  
不知何面目終日於家庭耶

東明木綿菴

賈似道齋僧而得木綿菴三字蔡京遇毛女而得東  
明二字豈知皆就死之所嗚呼異人能變其志可也  
明白告其死庶或動心焉耳否則安用其報哉是知

天之生奸臣亦大數之不可移也

糖人

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也今以糖成男女之形人得而食之不幾於食人乎

名物不當竊取

文人墨士每欲鐫名於山水秀處周情也至有剗人之名而鐫已者則可惡也若聞人某去唐磨崖碑刻而自書忠孝廉節殊不知後世不見古刻是欲彰名而反得罪名也又有見一木石之奇遂取去之者若

七修類稿卷十八 義理類

五

某洞白石觀音爲某取者是也殊不知在山林則爲公玩而可久在人家則爲私物而易廢醒酒石今安在耶此皆小人之私者也若終南山小白石之詩而不名者何其高耶

事見註文類

杜賈死牛酒

杜子美死牛炙白酒

見正史傳

賈島死牛肉酒

見唐詩紀事

嗚

呼二公食無珍羞可知矣人何必食前方丈哉

書契

世凡交易契有合同恐人心之不久也如朝廷之有

符信然而有義存焉耳曲禮曰獻田地者執右契朱子曰契有左右左所以御右然左契受之義也據此則左爲受物右爲獻物者之取矣嗚呼一事之微古亦有輕重之義乎

財

古云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自宋言之歲有西北二邊之幣郊廟卽有羣臣之賜宜其國乏而民窮也今讀夢華錄夢梁錄武林舊事則宋之富盛過今遠矣今天下一統賦稅尤繁又無歲幣之事何一邑之

七修類稿卷十八

義理類

六

間于金之家不過一二是皆無儲糧者也及詢官府又無贏餘之財此則何也愚竊論之藩府太多中官太積而文職多貪何以見之韓王一枝歲得一十六萬錢糧平涼一府不能供也司禮尙衣監一宦寺之死銀貨動有數萬之進朝廷所不進者又不可計進士一旦居要地遂過數十年之財主迨至九卿不可言也雖然文職尙有廉者若夫今日費出無度聞之寒心當國者宜思何以啓沃

燒金

宋史張永德傳云寓睢陽時有書生隣居臥疾永德療之獲愈生一日就永德求永五兩卽置鼎中焚之成金自是日與永德游一日告適淮永德送之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福及後永德爲將屯下蔡淮民中有一僧睥睨永德召之乃睢陽生也復求前術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富貴安用爲此又龍川畧志載子瞻從事扶風時有老僧欲傳以硃砂化黃金子瞻曰吾不好此雖得之將不能爲也僧曰此方知而不爲正當傳也是時陳希亮守扶風

七修類稿卷十八

義理類

七

嘗於此僧求方而不與子瞻曰陳卿求而不與何也僧曰貧道畏其得方不能不爲耳貧道嘗以方授人有爲之卽死者有遭喪者有失官者故不輕傳公慎勿以授人如陳卿者也後偶與陳希亮

談圖作仲亮

語及

此僧所以陳固求子瞻授之悔曰某不惜方惜負此僧未幾陳以賊敗去子瞻疑以方故深自悔恨後謫

黃州陳子慥在黃子瞻問其父用此法否慥曰吾父失官至洛陽無以買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癱而死義甥孫沈某弟兄二人其弟爲人煨銀以給食日亦



未足也不數年置有室廬妻奴設四肆弟兄俱於肆  
以交易又數年身有羅綺動有銀器往來有顯者迥  
異於昔日人言得燒金之術假煨工以遮人耳目子  
且信且疑無何兄弟繼死家隨以廢其父一日攜一  
書告子曰吾兒得此足衣食今獻之於翁少丐錢穀  
可乎予因益信張承德陳仲亮之事召醫姪姪素好  
此語之姪曰沈與北司前某人同爲今亦同棄世矣  
嗚呼晏子有言不義之富禍之媒也使承德得方未  
必不沒官也而東坡遭謗遭謫及及窮途而病死者  
亦或曾試此耶

元德秀死

唐元德秀退居安陸縣去家獨處一室值大雨水七  
日不通餒死中書舍人盧載爲誄文曰誰爲府君犬  
必啗肉誰爲府君馬必食粟使我元君餒死空谷丁  
用晦載之於芝田錄以爲美事子意盧子不當以二  
畜比之正史傳中之贊何其優耶然其清貧固也但  
卒於家不聞退居安陸此又不知從何來

奇物不可守

書畫古玩自有國而言至宋徽宗之世可謂極備觀其書譜畫譜博考古圖可知矣惜乎胡騎一入零落漫毀百不存一自家而言一聚此物者必然敗去豈非物之美者人心所在鬼神臨之大有大異小有小異不可聚此以爲子孫可常守也

### 太常黃冠

嘗讀周禮天子大祀大宗伯主禮大司樂主樂皆明德新民之士聖賢之徒也所以肅虔百職感格上帝妥侑神人者在是豈惟集事完禮文而已哉今樂既作於神樂觀之徒而贊相行禮者又皆太常之黃冠天朝大禮大樂付於斯人甚非序和情文之道也神安可以格耶

### 岳劉之對

宋張浚問岳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擢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以服衆浚曰楊沂中張俊何如飛曰張宣撫飛舊帥也暴而寡謀沂中視德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艱

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飛不  
敢不盡愚豈以得軍爲念哉我太祖嘗欲用楊憲爲  
相以問劉基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宰相持心如水  
以義理爲權衡而已不與焉今憲不然寧不敗乎帝  
曰汪廣洋何如基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又曰胡惟  
庸何如基曰此小犢將償轅而破犁矣帝曰吾知相  
無以愈於先生者基曰臣非不知臣疾惡太甚又不  
耐繁爲之且孤大恩夫謀事於人正欲人之有言也  
今不惟言之不從而反憎疾焉後雖事驗而武穆誠  
意先已爲之解官矣豈魏公不曰忠而太祖不英明  
耶問之屢而無一是焉則問者自以爲愧而直言之  
難受不覺其忤也已嗚呼古人尙直問且不能受言  
決無從而直言安望其以理之是非而足憑耶予於  
二事信哉直道難容於世

### 父子異性

愚嘗讀朱子語錄中載東坡之子過范滂夫之子温  
皆出入梁師成門下以父事梁梁妻死欲以母禮爲  
服忌某人而衰經往之文公語門人惜其名人之子

有此子思本朝兵部尙書茹瑄衡州衡山人也太宗入靖內難首先勸進卽位遂封忠誠伯後死召其子鏞襲爵鏞以父在功罪之間不肯受又宋晟以父開國功襲都督定遠人也建文時通謀于燕其子瑄乃以力戰死於靈壁蘇范可謂見辱乃尊茹宋可謂有愧乃子不知平日家庭之教何如也此見其忠義廉耻之心大分天生成也

樂奏天人樂器起止

山冬而春陽之所由生陽生而後有天故冬至祀天

七修類稿卷十八

義理類

十一

神祀天神而用黃鍾九變之樂蓋天爲陽之尊黃鍾九寸九爲陽之極故黃鍾子月之律也人死魂歸於土四時祀人鬼而用太簇八變之樂者蓋人生於寅太簇寅月之律又宮五之位屬土始終於此奏之則魂與音發動故降也又樂之降神者蓋紫微垣在子而角應之太微垣在卯酉而宮徵應之天市垣在辰而羽應之故奏數音之氣發動於三垣宜乎天神之降也祝歌爲樂之起止者祝之形仰而敷象東震發宣之義震爲雷雷主聲所以起樂也歌之形爲虎而

伏虎爲金獸應秋也虎亦主聲今伏而無聲若陽氣之收歛衰謝矣其背之齟齬氣不暢也所以止樂也金石爲樂之始終者八音之中惟金石有自然之音不假人爲故所以爲樂之始終條理耳

### 七七義

世以死者七日爲受罪之時遂作佛事以解禳此固妄誕之論然傳襲之來旣久遠邇相同亦必有故問其人不知也常思以爲虞祭有七之義此亦未通後讀論衡訂鬼篇有曰鬼者甲乙之神甲乙者天之別

七修類稿卷十八 義理類

五

氣人病死甲乙之鬼至矣然而殺鬼之至者又庚辛之神何如驗之以甲乙日病者死期常在庚辛之日也予以是思之此則五行相尅之理如木日鬼金爲之殺金日鬼非火爲之殺乎推之七七之說亦是此理以其相尅之期故爲之禳解遂延增妄誕之說也然亦未知王論何從生子推之者何如姑識之以俟明理君子

### 門生弟子

親傳業者爲弟子弟子復傳於人爲門生故史記曰

七十二弟子傳而歐陽公爲轉相授受者曰門生

韓項亮懿

伊川先生曰韓信與項羽諸葛亮與司馬仲達不曾合戰更得這兩箇戰得幾陣不妨有可觀予以楚圍漢於彭城漢追羽垓下信常在之也或以誑之或以待之信不能獨當一面如雲長之取顏良是可知矣觀羽初敗秦兵而諸侯不敢仰視其勇可知矣信豈羽之敵哉若論智謀羽或不如信也懿拒亮於上邽按兵不敢動後至鹵城爲賈詡嗤笑一交兵間則又喪其將軍張郃觀其受巾幘之辱嘆孔明爲奇才懿豈亮之敵耶此又智勇俱不如者噫若四人者豈必待其親相交戰而後知其高下哉卽此已可觀矣至如孟子莊子二人俱常遊於齊也胡乃不相遇而一辨以觀其勝負一則以實而實天下之虛一則以虛而虛天下之實是真可惜也歟

樊執敬

樊公執敬字時中獨航其號世爲鄆人至正間爲浙江叅知政事十二年徐壽輝自褻犯浙西公宿衛於

省省吏次第引去公獨披甲上馬率衛兵不百急出  
與賊戰從者止之公曰吾守封疆去之非義也至省  
口遇遁將以孤兵且散控馬首返公怒以刀斫其人  
遂躍逆賊於天水橋巷戰以死其妻與子溺於西湖  
公死二月姚園寺僧雪率杭人立祠於天水院歲時  
祭焉楊鉄崖時爲文紀之又嘗見公觀潮詩於霏雪  
錄中詩云烟波閃閃海門開平地潛生萬壑雷大信  
不虧人不死浙江亭上看潮來然其詩雖未工而公  
平生之志亦可見矣然公死節史已錄之但不如此

之悉

聖不可知

士非天分之高則知識不遠非學問之功則義理不  
明大凡學藝初則勉強勉強則有迹人因得以及之  
也事熟則精精則巧巧則神若師曠之音輪子之工  
養由基之射皆熟而神生焉聖人之於天理亦至精  
至熟神妙不測人豈可得而知哉此孟子曰聖而不  
可知之之謂神也

文盛乃衰

古人云詩盛於唐乃衰於唐也字盛於晉乃衰於晉也蓋以詩雖至唐而警拔閭里之人不知矣字雖至晉而神變巧媚之態極矣其於明白古拙何有哉今杭舉業之文可謂盛矣然究其實則皆錄諸書藻麗之語貨近時泛巧時文讀不過二三冊遂高舉而奪魁矣嗚呼此豈非其衰耶而於古人讀經讀史之學何如哉雖然邵子天人之詩曰也由天道也由人意今辨此者亦氣運使之然也李西涯又云文章固關氣運亦係習尚非人力所能挽回真知言哉

說郭

陶南村作說郭百卷蓋倣曾慥之類說而爲者然類說刪取精到而說郭如未刪之書不若不刪總而名之如百川學海可也楊文貞公士奇尙不取其書史曾要水東日記曰如見輟耕錄淫褻之事尤可鄙也余則曰說郭不獨淫褻而鄙俚無稽者亦有之但輟耕多抄舊書如廣客談通本錄爲已作是其下也孫大雅謂書木葉而成者僞言也似書史爲至當者

立武后



貞觀二十二年太白屢見太史奏女主常昌民間秘  
記又云唐三世後女主武王有天下太宗因疑左武  
將軍李君羨誅之李淳風又奏臣仰觀天文察其人  
已在宮中如是之明白矣至永徽五年拜武昭儀明  
年欲立爲后意時才去先朝方十餘年長孫無忌褚  
遂良韓瑗來濟雖皆極口切諫何無一言及古傳之  
事并先帝欲誅之意即以爲先時朝廷閉不宜泄則  
民間又傳有秘記而無忌等又國之元老宜其舊知  
者矣以爲當時不可顯白則未立之時正可以是證  
之也諸公無一言之及此然後知爲唐室之數也

七修類藁卷十九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辨證類

改元

上古無年號不過紀甲子而已世以始於文帝後元年不知後元由前有元年故稱後也如景帝則又有中元後元皆欲延年之意耳至武帝建元年方爲有號之初而劉氏據封禪書得鼎改元辨以年號之起實在元鼎其前皆有司追補以足武帝之始又據元

七修類藁卷十九 辨證類

一

封改元始有明詔爲證而夾漈鄭氏亦以爲是予以旣爲元封改元始有明詔則當以元封爲始又何爲年號之起實在元鼎然則元狩因得白麟而稱元光因見長星而稱又何不可乎至於元封有詔偶爾因是年巡邊封禪之後大頌天下故曰以十月爲元封不當據此卽以爲始若以其前有司補稱則末年復如文景稱後元一二年又不可以補其名耶但光武建武共該三十三年至三十一年之時因封禪後又加中元二字猶景帝中元意也今史卽以爲改元明

繫以中元另起錯矣觀范史於祭祀志內載本年封禪後赦天下之詔曰以天下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尙冠建武於首可知也大抵一帝止是一號最爲有理但遇事遇瑞遂屢易之豈如本朝高出上古

### 湯泉

湯泉在處有之惟溫熱不同皆有硫黃之氣書載驪山黃山者無腥焉人皆祖博物志凡水出石硫黃者溫子考本草石硫黃出東海牧羊山谷中及太山河西山礬石液也然則於地之泉何所係耶而湯泉之

七修類稿卷十九

辯證類

二

地又出於三山之外也就而言之子又親見巢縣湯泉與河流止隔尺許豈石黃所流之水氣不通於彼歟唐子西以謂自是水性一種如人吹氣則寒呵氣則熱子意人氣之有溫涼如天之氣然也豈人之津液亦有寒熱者耶不可槩論明矣昨讀耿南仲黟山卽黃香溪泉記有曰泉蓋硃砂所發好事者汲以澄砂入藥茗溪漁隱亦曰黃山是硃砂泉春時色紅以此復思本草有土硫黃出溪澗中多腥臭在處有之然則泉既有腥臭知澄之無黃也隔咫尺而寒熱所

分者此地脈所來之源不同其溫熱相去者黃之於地有多寡而源之來也有遠近耳以此論之蘇子詩謂自憐耳目隘未測陰陽故豈非因一石字及有無腥者惑之歟若驪山之無腥者李賀詩云華清宮中鑿石湯徘徊百鳳隨君王此又源之出於鑿也又聞出硫黃之地泉反不熱此則氣既泄之於外而地脈又或不通於泉也若謂諸泉可以洗入瘡疥益人顏色以昔人詩有誰知馬上腰金客洗去塵顏換玉顏之說又謂始皇被神女唾生瘡入湯立愈殊不知詩乃好事者之爲而始皇事實妄誕而本草溫湯之下又不收也吾嘗親浴溫泉翼日瘡發於背故本草以諸瘋疾在皮膚者可浴浴乾當大虛憊宜卽補養餘則不可輕入諸瘡非瘋也近時燕泉何先生反以神女之事出於本草今併書之

### 淡菜

杭人食蚌肉謂之食淡菜予嘗思之命名不通如以淡爲啖固通而菜字義亦不通又嘗見昌黎集載孔戣爲華州刺史奏罷明州歲貢淡菜亦是此淡字竟

不能通後見廣人云南海取珠者名曰蠶戶蓋以蚌肉乃取珠人所常食者耳賤之如菜也其義始通後讀輟耕錄益知久有烏蠶戶則孔秦之字亦訛書者子若改爲啖食之啖則又爲改金銀車者乎

### 老泉爲子瞻號

老蘇號老泉長公號東坡人所共稱也而葉少蘊燕語云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其所居之地也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云又梅聖俞有老人泉詩東坡自註云家有老人泉公作此詩

### 七修類稿卷十九 辨證類

四

又嘗聞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八字共一印而吾友詹二有東坡畫竹下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據此則老泉又是子瞻號矣然豈有子犯父號之理而歐陽公作老蘇墓誌但言人號老蘇而不言其所自號亦可疑者豈此號涉一老字而後人遂加其父耶葉蘇同時當不謬也

### 名同人殊

嘗見南越伏波廟一碑以伏波將軍姓路氏心且疑之後讀前漢書武帝時有路博德討南越封伏波將

軍始知馬援討交趾亦南越地也今世止知馬援也  
若三國魏將夏侯惇亦封伏波將軍不因南越者衆  
也彼如徐穉子下陳蕃之榻而周璆亦下陳蕃之榻  
穉子則見於本傳而周璆事見於陳蕃傳中亦兩人  
而一事世止知徐穉也又赤松子神農時雨師乃張  
良欲從之游者事見劉向說苑晉黃初平叱石者因  
易姓爲赤松子見葛洪神仙傳今金華赤松觀乃其  
升仙地也今人止知張良之言又葛洪煉丹於羅浮  
山成仙晉咸和時人葛瓚一名仙翁亦煉丹而成仙  
者梁大同時人今人卽以葛洪爲仙翁也又漢明帝  
時葉令王喬乃飛鳥者也周時王子喬吹笙者也神  
仙傳曰蜀人王喬食肉芝者也史記封禪書註緱氏  
仙人庵王喬健爲武陽人亦四人同名而皆仙世止  
知葉令王喬因註之

### 紅葉詩

紅葉題詩凡有五焉本事詩云顧况在洛乘閒與三  
詩友遊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云一入深宮  
裡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况明日亦

題葉放於上流詩云愁見鶯啼柳絮飛上陽宮女斷腸時君恩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寄與誰十餘日客來苑中又於水上得葉詩以示况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舍情自嗟不及波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雲溪友議云明皇時虢國寵盛宮女咸怨書落葉隨御溝水流云舊寵悲秋扇新恩寄早春聊題一片葉將寄接流人顧况聞而和之卽前四句無後復出之事又盧渥應舉拾紅葉於御溝置之巾笥及宣宗省放宮人而盧愛其一宮人偶覩紅葉吁嗟曰

七修類稿卷十九

辯證類

六

當時偶題不意郎君收藏遂爲奇事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殷勤付紅葉好去到人間北夢瑣言云進士李茵嘗遊苑中見御溝紅葉題詩句

與盧渥同玉

溪編事云侯繼圖秋日登大慈寺樓倚闌忽木葉飄墜上有詩曰拭翠斂愁蛾爲鬱心中事擲筆下庭除書成相思字此字不書名此字不書昏書向秋葉上願逐秋風起天下有情人盡解相思死談藪以爲雖出多書止則一事傳記者自異耳予逐書細考意此必三事也雲溪友議第一段卽本事詩之紀也名旣

同矣雖有舊寵新恩二句韻脚又是焉知記者非忘  
之而自補之耶若李茵者卽盧渥之事此北夢瑣言  
之差記而事故畧焉不然何其詩之同邪侯繼晷詩  
旣不同於二人事亦大異豈可因題葉而卽以爲一  
事目之也况雲溪友議一書而紀二事豈有差之理  
耶但後之小說流紅記又訛而爲于祐之事言多鄙  
妄此則可笑

蝦蟆類毛穎

韓昌黎答柳柳州食蝦蟆詩大類毛穎傳其曰雖蒙

七修類彙卷十九

辯證類

七

勾踐禮竟不聞報効大戰元鼎年孰強孰敗撓此尤  
其似者也吳人多喜食之至春時鼓吹滿野無賴男  
子取以爲生而價亦不廉此詩末云而君復何爲甘  
食比豢豹是好此味者不獨吳人然也

巾箱板

今人以小板書冊爲巾箱板以其可置於巾箱也不  
知起於南齊衡陽王鈞

適怨清和

李商隱錦瑟詩中二聯蘇子謂藏適怨清和四字嘗



舉所以告歐陽也後人不知遂以蘇公自得之見然古今樂志曰錦瑟之爲器也其柱如絃數其聲有適怨清和之音

南濠誤紀

姑蘇少卿都南濠穆博學好古著述滿家一時人物所不及也文殿中有記宋思陵宸翰一條悞以王倫爲王文正公且之弟也一時不思文正乃真宗時相年齒之遠豈至高宗時耶此白璧微瑕於予有忘年之愛故爲正救之忠臣耳

大夫松

五大夫乃秦爵之第九級者按史記云封其樹爲五大夫後人不解謂松封大夫者五株且唐陸贄作禁中松詩云不羨五株封又李商隱有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五松不見見輿薪遂漫延而不可解矣有辨之者尙未明白獨雲谷雜記引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五大夫是也何其快哉予又思今上虞有五大夫里必當時有此一等之爵者居焉

歷代獄名

夏日均臺又曰念室殷曰動止曰羨里周曰園土曰稽畱曰深室曰虎穴秦曰囹圄漢曰若盧曰都傳曰寺五曰請室狴犴晉曰黃沙魏曰司空總名曰園扉

澄心堂紙

澄心堂紙陳后山以謂膚如卵膜堅潔如玉此必見而言之得如此真也但在宋時亦罕覩劉貢父詩云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萬軸後人聞此那復得就使得之亦不識予嘗見一幅堅白則同但差

七修類稿卷十九 辯證類 九

厚耳及宋板所榻六帖之紙亦似之又覺差少黑也世以此紙爲宋物殊不知澄心堂乃南唐烈祖徐知誥金陵燕居之名

今南畿志作藏書籍處誤矣

宋時卽誤以爲知

誥之子元宗所造詩文發原以爲後主所造皆非也故後山叢談辨之今徽州志又以爲出於彼地與李廷珪墨爲二絕則誤之尤甚矣諒後山宋人且嘗見之辯爲烈祖所造無疑惜歐陽公亦曰但不知山處

僧寺觀

漢明帝聞西天竺國有號爲僧者知往過未來之事

遣蔡愔等訪之愔見摩騰乃要歸漢後聽陽城侯劉峻等出家則中國漸有僧也至於五胡石苻之世則又大漫矣然摩騰初來舍於鴻臚寺寺蓋待納四夷賓客之館故秦名典客者卽是也白馬馱經並藏於是後明帝於東都城門外另立精舍以處摩騰與經遂名曰白馬寺此僧寺之所由始若夫止以寺名非可專於佛也葉夢得石林燕語以白馬寺卽漢鴻臚舊館但改鴻臚爲白馬耳故後世浮屠之居曰寺此非也堂堂漢朝更不能拗一佛寺而卽以待納四夷

之館爲之耶又觀之名有三一曰藏書所漢東觀是也一曰游觀處謝玄暉賦屬玉觀是也一曰高可望黃帝內傳置元始真容於高觀上是也今老氏居本高觀始然亦非專於老也至宋徽宗專尙老氏宣和元年因降手詔盡改天下之寺曰宮改院曰觀改僧曰德士改尼曰女德又盡廢鐃鈸之類納之官府此又不可不知也

重名美婦

漢有飛燕唐寶歷中亦有飛燕與元稹私者崔鶯鶯

與張浩私者李鶯鶯鄭述古通者沈真真韓真卿通者謝真真山谷贈詩者費盼盼建封娶者關盼盼

### 錦瑟無端五十絃

錦瑟詩玉溪生作也續筆解云說者以錦瑟爲令狐丞相侍兒小名此篇皆寓言而不知五十絃所起然旣舉其名而復引諸書明箜篌之義似將以箜篌爲錦瑟也且言起於漢武後雖能引史記封禪書之說亦不能引世本五十絃起於伏羲知尾而不知首可哂也况五十絃之義一無所解按琴瑟中論曰朱襄

七修類稿卷十九 辯證類

十一

氏使士達制爲五絃之瑟瞽叟判爲十五絃舜益之爲二十三又有二十七之說以理考之樂聲不過乎五則五絃十五絃小瑟也二十五絃中瑟也五十絃大瑟也彼謂二十三二十七者然三於五聲爲不足七於五聲爲有餘豈非惑於二變二少之說而遂誤耶觀此則絃之多寡有自矣若錦瑟云者卽大瑟之謂也故古今樂志云錦瑟之爲器也其絃五十但無端二字似乎不通俟知詩者詳焉

箜篌本師延爲空國之侯所製故名之也後出桑間濮上師涓爲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因命淫樂爲鄭衛焉故釋名曰靡靡之樂樂府錄亦曰空侯乃鄭衛之音以其亡國之聲故號空國之侯訛而爲箜篌是也應劭以漢武令樂人侯暉一曰侯調所作以祠太乙杜佑因曰因樂人之姓非師延所作非也蓋春秋時已有之矣其形似瑟而小其絃有七用木撥彈之唐制通典皆同近楊狀元慎得其器於蜀左史李芝山李知音傳云侯暉損瑟之二絃加箏之九絃爲二十講於蜀

七修類稿卷十九 辯證類

十三

三絃其音多擘其聲多糜又曰至宋大晟樂改爲十四絃引李知幾之詩爲證此必然也嗚呼其器久無其音絕傳今有之惜未見耳予又考古辭公無渡河隋昔昔鹽多彈此器唐李憑最爲妙手故楊詩云本是空侯樂今爲蜀國絃新聲晉師發舊譜李憑傳

伯夷叔齊考

嘗見論語疏引春秋少陽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伯長叔次也夷齊諡也胡明仲以爲彼以去國隱居終身又誰爲之諡哉如伯達仲

忽名也子以旣爲之名則少陽所云姓名又何謂哉  
或者死後人謚之耳且謚法曰執心克莊曰齊安心  
好靜曰夷庶可加也惜少陽篇不知是何書也后又  
見孔叢子註夷齊之父墨胎氏名初字子朝

韓詩外傳呂氏

春秋同

### 名諱壽堂

生稱名死稱諱自古而然故古今名公作亭堂等記  
則曰公名某作誌名神道碑則曰公諱某今人不察  
於是凡遇人則請問曰尊諱答人者曰諱某又稱人

七修類彙卷十九

辨證類

十三

之母曰壽堂以謂崇敬殊不知邱墓祭祀之處乃壽  
堂也按陸士衡挽歌云壽堂延魍魎註曰壽堂祭祀  
處也言旣死於祭祀之處獨相處魍魎耳林逋有壽  
堂詩曰湖外青山對結廬墳前修竹亦蕭疎茂陵他  
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觀此可知矣今皆背義  
而言可發一笑

### 延陵碑

延陵季子碑在鎮江其文曰有吳延陵君子之墓世  
傳爲孔子書學古編以爲古法帖止云嗚呼有吳君

子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三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又音君子字作季子顯見其謬蓋漢器蜀郡洗郡郡字半片正是此君字也歐陽公金石錄又以爲孔子平生未嘗至吳蓋以史記世家考之推其歲月蹤跡南不踰楚之故復引張從申疑記云舊石湮滅玄宗命殷仲容模搨以傳是開元以前已有本矣予按歐陽子行皆辨非孔子明矣或者卽仲容所書借孔子以欺世此秦觀所以疑唐人之所書有見也丹鉛續論又

七修類稿卷十九 辨證類

十四

謂陶潛作季札讚曰夫子戾止爰詔作銘謂題有吳延陵君子此可證爲古有據此則子行敦古可信之言又是也但陶集無此讚載藝文集知今非全集也

五公孫弘

公孫弘有五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爲參乘言司馬喜相求其一在越斷髮爲王騎其一爲漢平津侯其一明帝時幽州從事交通楚王英見於虞延一傳

世以山東蒙陰縣山所生石薺謂之蒙茶士大夫珍貴而味亦頗佳殊不知形已非茶不可煮飲又乏香氣而茶經之所不載蒙頂茶四川雅州卽古蒙山郡因山故名其圖經云蒙頂有茶受陽氣之全故茶芳香方輿勝覽一統志土產俱載蒙頂茶晁氏客話亦言雅州也白樂天琴茶行云李丞相德裕入蜀得蒙餅沃於湯餅之士移時盡化以驗其真文彥博有謝人惠蒙頂茶詩云舊譜最稱蒙頂味露芽雲液勝醍醐吳中復亦有詩云我聞蒙頂之巔多秀嶺惡草不生生薺茗今少有者蓋地旣遠而蒙山有五峯最高曰上清方產此茶且常有瑞雲影相現多虎豹龍蛇人亦罕到故也但茶經品之於次若山東之蒙山乃論語所謂東蒙主耳

### 公昉

程濟之事已載於奇譎類矣乃朝邑志之言予以志或紀怪近時之事可妄傳耶况以草除遺事中相同昨見後漢公昉碑亦曰公昉遇真人服神藥後移意萬里卽到又知鳥獸語則知程事不誣且漢人刻之



金石惟恐後人之不信也然其得神藥卽能如此是不假修爲而亦數也夫

### 州名稱訛

東漢嚴光本姓莊因避顯宗之諱遂稱嚴氏范曄作史不究其由遽曰嚴光其臺其灘遂俱以嚴稱循習之訛已可笑也宋宣和間方臘作亂又遂改睦州爲嚴州至今不知其義尤爲可笑故宋俞元德有詩曰千載英風想子陵釣臺緣此幾人登誰知避諱更嚴氏灘與州名總誤稱此已見於他書奈無此詩之明白也又如蘇州因吳王殺伍子胥投之江中後人憐而立祠於江邊之山遂名胥山吳王又築臺於山上人亦稱爲胥臺也吳旣國滅臺亦無矣人又稱爲孤胥山言獨胥山在耳及稱臺亦曰孤胥臺奈何吳人稱胥爲蘇訛孤爲姑後隋平陳因姑蘇山名遂更郡爲蘇州至今山臺俱名爲蘇也故蘇志志姑蘇山曰舊名姑胥可知矣然姑字又訛如蘇之匠門因千將墓故名吳人稱將爲匠今改別名矣

草木子載聖燈俗曰神燈天下山之大處往往有之  
故數峨眉衡山匡廬等處謂山之精英之氣發之爲  
光怪耳予意此固理也故傳有聖燈巖之名然時有  
神祠之地每每人亦多見何也蓋兵死之人牛馬之  
血皆足爲燐豈有生也有來而死也有爲者英靈之  
氣又不可成火焰耶但彼之聖燈爲常十之九也此  
燈爲變十之一耳

黃堂五馬

孫覲尺牘曰蘇郡太守之堂數因失火以雌黃塗而

七修類稿卷十九 辯證類 七

覆之故曰黃堂後天下盡稱之非也天子之居曰黃

闈三公曰黃閣給事曰黃扉太守曰黃堂

見素綱  
雜記 遜

齋閑覽云漢時朝臣出爲太守增一馬故曰五馬

林

蓋漢制公卿皆駟馬故也若曰北齊柳元伯五子

同時領郡時稱五馬非矣

龍

易乾卦六爻皆取龍爲象蓋陽物也埤雅云龍卵生

陽物也具九九之數戴禮說文皆以龍爲鱗蟲之長

古今所言不過如此昨見伊川語錄謂龍爲陰物出

則濕氣蒸然成雲又曰龍只是獸茅山華陽洞常有  
之形狀殊可愛然不嚙人五臺山者則傷人矣嘗有  
人穿地得卵寄於金山寺中龍能湧水入寺取卵又  
曰龍以卵生亦非神物更一等龍必須胎生愚意龍  
爲神物變化不測如筆談所紀彭蠡一事甚明恐茅  
山所有卽古人之豢龍非真龍也乃其形相似者若  
以爲陰物恐必不然不知何據也曰獸類曰胎生證  
之諸書不同予意傳云龍生九子爲某爲某此亦獸  
之類歟故本草收入獸部至於胎生則本草有龍胞  
龍胎之物陶隱居自以親見形體俱存此又或有胎  
生者也不然大儒誤之耶抑傳寫者誤之耶錄侯博  
物君子

蠶

皇圖要記曰伏羲化蠶爲絲又黃帝四妃西陵氏始  
養蠶爲絲而于寶搜神記以爲古有遠征者女思父  
語所養之馬曰若得父歸吾將嫁汝後馬迎父歸見  
女輒怒父殺馬曝皮庭中忽卷女飛去下於桑間化  
蠶故乘異集載蜀中寺觀多塑女人披馬皮謂之馬

頭娘以祈蠶也子意化蠶之說荒唐而西陵氏養蠶者爲是但世遠不可稽也若于寶所記但因馬頭娘一事遂駕空而神其說所謂馬頭娘者本荀子蠶賦身女好而頭馬首者歟一句又荀子嘗爲蘭陵王或世訛而爲馬明王也此于寶乘異皆因言以成訛耳但蠶乃馬精所化故古人禁原蠶恐傷馬也白殭蠶擦馬齒馬卽不食可見矣欲祀其神古者后妃享先蠶先蠶天駟也非馬之精而何漢舊儀又曰蠶神苑窳婦人寓氏公主據此則始於西陵氏可知故世以

蠶爲婦人之業也

七修類藁卷二十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辯證類

陶詩紀甲子

五臣註文選以淵明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但題甲子意謂耻事二姓故以異之後世因仍其說雖少游魯直亦以爲然也治平中虎耳僧思悅編陶之詩辨其不然謂淵明之詩有題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詩一十二首皆安帝時作也至恭帝元

七修類藁卷二十 辯證類

一

熙二年庚申始禪宋夫自庚子至庚申計二十年豈有晉未禪宋之前二十年内輒有耻事二姓而所作卽題甲子以自異哉矧詩中又無標晉年號者所題甲子偶記一時事耳其說出而舊疑釋矣後蔡采之碧湖雜記又云元興二年桓玄篡位繼而劉裕秉政至元熙二年始受禪前此名雖爲晉實則非也故恭帝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計時逆推正二十年也蓋淵明逆知未流必至革代故所題云云以予論之若唐若宋天

下危而復安常有之也豈可逆料二十年後事耶故唐韓偓貶後之詩亦紀甲子耳後因全忠篡唐人亦遂以爲有淵明之志蔡說謬矣惜思悅尙辨未至若曰二十年間陶詩豈止十二首耶且未革之時逆知卽題甲子而永初元嘉之作

如集中贈長沙公族祖王撫軍座中送客者

反不題甲子何耶至于述酒篇內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流淚抱中嘆平生去舊京正指宋迫恭帝之義又何不題甲子耶蓋偶爾題之後人偶爾類之豈陶公之意耶因復辨之以足思悅之義

### 王昭君

七修類纂卷二十

雜證類

二

昭君名嬙初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漢元帝時呼韓來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年不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此前漢匈奴傳之言也西京雜紀乃云帝常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獨王嬙不肯後匈奴求美入爲關氏上于是按圖以昭君行按前漢書作于班固雜紀乃葛稚川者也稚川自云雜記卽劉歆之漢書而班固所取不盡二萬許言及小異者錄成此書餘則固已全取爲漢書矣

觀此則非小異理當相同或班史不載可也今既載之當以班史爲是蓋班則漢人而葛乃晉人也亦或傳寫之訛不可知惜其葛言一出而後世論者祇據雜記之言而不知昭君之實也就如雜記所言當時畫工人皆知毛延壽一人而不知同時有劉向陳敞龔寬楊杜樊青等俱棄市此又樂府解題所載

換鶯經

義之書經換鶯事張漢雲谷雜記辯之甚明但文多而難備錄蓋以義之兩次事也今予畧具辯直著其

七修類彙卷二 辨證類 三

義于左一書道德經是偶悅山陰道士之鶯求市不得因爲之寫換也此出傳中所謂寫畢欣然籠鶯而歸一書黃庭經亦山陰道士好黃庭又知義之愛白鶯遂以數頭贈之得其妙翰

出張君房雲笈七籤

俱緣以寫經

換鶯故後人指爲一事辯之紛紛也獨李太白於右軍詩曰右軍本清真瀟灑在風塵山陰遇羽客愛此好鶯賓掃素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鶯去何曾別主人又送賀賓客歸越詩鏡湖水漾晴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鶯此

可知矣至若衍極之論固精恐白不至如此悞也

### 兩冰清琴

冰清古琴有見二處其一岳珂程史所載爲大歷三年三月三日雷氏斲貞元十一年七月八日再修其一周公謹雲烟過眼所載爲唐開成中郭亮製建中靖國修未知孰是

### 陽秋誤記

宋葛常之作韻語陽秋好處固多然以三國吳人曹弗典錯認爲曹霸誤矣又謂高適作送人赴越上詩

七修類稿卷二十

辨證類

四

卽用張翰蓴鱸故事被人譏非其地解曰漢地里志吳縣隸今會稽殊不知高適旣錯而陽秋之解亦錯也蘇松常鎮四府秦漢名爲會稽郡非越之會稽也以爲今之會稽可乎但春秋時因越併吳蘇松嘗一名爲越矣然終不可易其久名之越况在於唐時可用暫稱之名也乎高因古書中有會稽三吳之稱遂不考而用之葛又不特錯爲之解且又不知蘇松眞嘗稱越來如知之必以併越解之矣

### 針毡



世皆以人性不堪處如坐針毡不知出晉武帝太子舍人杜錫亮直忠烈太子惡之置針於錫坐毡中刺之流血遂有此言

綸巾

綸字世人皆知兩音一曰倫一曰關而不知其故也蓋倫巾韻同而音近詩法所忌也故讀曰關皮日休有白綸巾下髮如絲之句有一本註作關想始於此韻會雖有兩收皆引釋於倫字之下而無一字及關字義且關字仍註龍春切則依舊當爲倫字矣其所以二收正因韻書起於沈約若說文止於一收爲可知矣

七丈佛

集異紀載隋開皇中并州釋子澄空鑄鐵佛高七十尺三鑄捨身而後成轉世爲李暲造平等閣以覆鐵佛以其異也嘗聞子友孫惟謙光云過真定見銅佛有高七丈者其寺名龍興按真定卽古并州龍興寺一統志以爲宋建閣名大悲子意寺閣之名或後所易志言宋建亦恐訛也但佛之銅鐵何不同耶豈澄

空自是一佛而鑄後復有所修耶

茶旗鎗

世傳烹茶有一橫一豎而細嫩於湯中者謂之旗鎗  
茶塵史謂茶之始生而嫩者爲一鎗寢大而展爲一  
旗過此則不堪矣葉清臣煮茶述曰粉鎗末旗蓋以  
初生如針而有白毫故曰粉鎗後大則如旗矣此與  
世傳之說不同亦如塵史之意然皆在取列也不知  
歐陽公新茶詩曰鄙哉穀雨鎗與旗王荆公又曰新  
茗齋中試一旗則似不取也或者二公以雀舌爲旗  
鎗耳世不知雀舌乃茶之下品今人認作旗鎗非是  
故昔人有詩云誰把嫩香名雀舌定應批客未曾嘗  
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春風一寸長或二公又有別  
論亦未可知姑記之

曹操疑塚

曹操疑塚在漳河上宋人俞符有詩曰生前欺天絕  
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人生用智死卽休何用餘機  
到立壟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須掘  
盡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葬君屍陶九成以爲此言

詩之斧鉞也予則以爲孺子之見耳使孟德聞之必見笑於地下夫孟德之棺豈真在於疑塚哉多設以疑人耳然始爲疑塚者孔林

### 沈王二畫

弘治間長洲沈啟南周富而能詩又以畫馳名其畫山石自坡脚直上脈絡形勢巒疊如疊成之狀而無活潤之態予謂之假山石四明王廷直謬亦以畫名東南其畫樹木多着烟靄之態勢如潑墨而無四面枝幹叢生踈密之意予謂之鍋焦片初學效之猶恐刻鵠畫虎然二子佳處亦多此其一節也

### 嵇康

嵇康魏人鍾會憾之譖於司馬昭欲助母即儉而殺之實景元三年事也未嘗一日事晉晉史有傳康之羞也使以當時心晉而傳之無是理也傳中云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夫濤爲吏部辭官時武帝受禪後事也康死久矣史可信耶

### 阿瞞

人但知阿瞞爲曹操小字昨讀李德裕所作明皇十

七事內一條以李輔國矯詔遷太上皇於西內中路見兵攢耀日驚懼賴高力士在左右獲安上皇曰微將軍阿瞞爲兵死鬼矣又羯鼓錄內與寧王簪花事景自稱爲阿瞞始知阿瞞乃明皇小字與操同也雖古賢小字集中亦未收

雨具

今人以蓋笠之類爲雨具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雨具二字其來尚矣

黃楊難長

諸木中黃楊爲難長故諺有之曰三年長一寸雷驚縮一尺蓋寓言也埤雅云黃楊木性堅難長俗言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是但言俗說亦不經見然東坡詩云園中草木應無數只有黃楊厄閏年豈閏年之說自有所據耶

赤脚科頭

盧仝婢子赤脚想不避人韓昌黎寄詩曰一婢赤脚老無齒温庭筠醉歌又曰洛陽盧仝稱文房妻子脚

禿春黃梁張長史慣科頭杜子美歌曰張旭三盃草  
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李頎又贈曰露頂據胡床長  
叫三五聲

美人稱姬

葉石林燕語曰婦人無名以姓爲名故周人稱王姬  
伯姬周姓也後世不思其故遂以姬爲通稱以虞美  
人爲虞姬戚夫人爲戚姬政和間帝女下嫁曰帝姬  
嘗白蔡魯公欲改正之不果子初讀之亦謂是也諦  
思真可爲燕語也夫姬固周姓亦謂婦人美稱韻會  
之釋也毛詩又曰彼美淑姬師古曰周貴於衆國之  
女所以婦人之美者稱姬若以國姓而後世傳訛則  
黃帝姓姬炎帝姓姜左傳雖有姬姜連稱之辭獨用  
一姜字稱婦人可乎

杭保叔烏龍

咸平中僧永保化緣築塔人以師叔稱之遂名塔曰  
保叔今人以保叔緣何不保夫之句訛傳又霏雪錄  
以爲保所塔不知何據黑龍潭在安樂坊天晴時水  
色碧綠將雨則先一日變黑故名今訛爲烏龍潭似

二地矣前出誌書後出宋御史林采文集

雞口牛後

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寧爲雞口莫爲牛後舊國策作雞尸牛從而沈存中取之鮑彪枝註則曰秦稱牛後者蓋故以惡語侵韓欲昭侯怒而從之耳愚謂口後音順當時鄙諺如此亦非秦所故爲也若果如國策則秦言合從者又言牛從哉當以史記爲是

格言

貴莫貴於爲聖賢富莫富於畜道德貧莫貧於未聞道賤莫賤於不知耻士能弘道曰達士不安分曰窮得志一時曰天流芳百世曰壽右格言八句世皆不知誰爲之者得其一者或不知其二也前四句乃陸梭山之言後四句乃方蛟峯續之者今併書之故尤不知爲誰耳

方朔畫贊

東方朔畫贊晉夏侯湛撰唐顏真卿書也昔人論顏書惟此與中興頌最爲奇偉惜中興頌在歐陽公集古時已無原刻今併補本亦鮮畫像贊雖流於世世

多寶之自今觀之字有大小模糊亦補本揚損者耳  
又其文與文選所載有二字不同選本棄俗登仙碑  
曰棄世選本曰神交造化碑曰神友予意木板易於  
翻刻因亦多訛石則堅久考訂必正就使重刻亦不  
差也况木板石刻字之大小已殊而訛之難易自別  
就友與交字固二義無異世與俗二字豈可並哉當  
以碑爲是

高氏書

歐陽文忠公金石錄曰余集古文自周秦以下訖于

七修類稿卷二十一

辨證類

十一

顯德凡千餘卷其名臣顯達下至幽隱之士所書莫  
不皆有而婦人之書惟此高氏一人予以歐陽好古  
不減老米而金石錄亦可謂滄海鄧林也衛夫人王  
逸少之師學書者皆知之但少碑刻布流於世歐陽  
之不收者何耶豈書法之不足取耶否則如刀劍錄  
之缺干將鑊錐甚爲缺典按高氏唐叅軍房璘之妻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錮妻并註于右

漢唐事訛

漢穀城長蕩陰令張君表頌碑載文帝遊上林問禽

獸所有令不對更問嗇夫嗇夫事對於是進嗇夫爲令令退爲嗇夫與今史文迥異又唐白敏中碑云會昌中德裕起刑獄五宰相竄嶺外公承是一年寃者皆復位與史云白因李進後乃抵之善惡不同如此子以前當依碑蓋公事也史或訛後當依史私碑也或有諛

碧落碑

絳州興龍宮有碧落石像背刻其篆文世傳爲碧落碑也其篆李璿之以爲陳惟玉書李漢以爲黃公譔

七修類稿卷二十

辯證類

十二

書五總志以爲一在澤州立於佛龕之西黃公譔爲妣立石以表孝此或非也何後世不傳而諸書不言耶抑亦爲孝子事耶或爲黃公訛也洛中紀異乃云文成有二道士來請刻之閉戶三日不聞人聲人怪而破戶惟見二白鶴飛去篆刻宛然今世未知其詳但云道士寫畢化鶴而去又曰李陽冰臥看三日毀其佳者數字噫此後世見其字之美懋而神其說者歟按歐陽集古錄亦以此說尤怪不足爲信又無毀字之言意碑字必損於歐陽之後故後於歐陽者又



增李陽冰之事也况陽冰豈忌善者哉就使誠有道  
士孰肯不知其名而使之刻耶又且有化鳥之妄元  
吾子行學古編已辯爲陽冰之書蓋唐人能篆者無  
出陽冰之右子行又曰字雖多有不合法處而自有  
神氣今讀其字果於難識昨獲楷書者一通乃咸通  
十一年七月十一日鄭承規所立豈非亦因其字之  
難辯而復書耶今附錄于左以俟好古者得有以考  
焉其文曰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哀子李訓誼謨  
謹銜恤在疚寘懷靡所永言報德思缺一字良因缺一字

七修類稿卷二十

辯證類

十三

立大道天尊逮待真像粵若稽古藐覲遂初真宰真  
乎得一混缺一字表於冲缺一字玄之又玄蹟超言像之

域惟恍惟惚理冥視聽之端是以峒缺一字順風勞乎

靡索汾陽御缺一字窅然自喪曠矣哉道之韞也其寄

於寥廓之場焉至於玉笈宣徽琅函吐秘方缺一字神

闕蒙穀靈遊倏忽九咳導飛廉而從敦圉俯仰六合

戴列星而乘雲氣固亦缺一字章逸軌脢蠶孤風淳化

其瞭幽契無爽伏以先妣含真載德克懋台華正位

藩閭動容資於典禮發言光乎箴訓故紘緼得肅粲

盛無違大當叶曜中閨以睦况倚字一分甘之澤徒

居側字一之規義越人倫恩深振古重以凝神道域

抗志澄源准館儀山參鴻寶之靈術字一壇敷教暢

微言之盛範儒玄兼洞真俗兩該德冠母儀事高嬪

則豈圖昊天字一積善無徵咎罰奄鍾茶蓼俄集訓

等痛纏過隙感切風枝泣血攀號自期顛殞祇奉嚴

訓慈勉備隆偷存視息過移氣序几筵寂寞瞻望長

違創字一徒深寄哀何地所以貪逮餘漏祈福玄字一

寫真容庶幾終古而土木非可久之致銘鑄為誨

七修類稿卷二十 辯證類 十四

盜之光肅奉冲規圖輝貞質粹容伊穆玄儀有煒金

真字一疑金門之易奔琳華揚彩若字一房之可觀

霓裳交映歛駕某帝晨飾翠雲之字一香童散朱陵

之馥載彫爰駮式展字一祈以此勝因上資神聖伏

願棲真碧落飛字一黃庭謁羣帝於天關攜列仙於

雲路融心懸解宅美帶夷注儀璘以洞煥指乾坤而

齊極介茲多祉藩度惟隆如山作固永播熊章之烈

循咳自勵冀申字一鳥之志孔明在鑒匪口道遐昌

言嘍字一庶斯無拔昔人銜哀罔極鈇槩騰聲柔字一

字克劭義切張憑之誅至德興思痛深陸機之賦况  
清輝懋範宛若前字缺一瞻言景字缺一敢忘刻紀餘魂

弱喘情不逮文董託真猷直書心事音儀日遠風烈  
空傳叨心字缺一慕終天何及

右碧落碑又有無缺字者則恐近時翻刻筆法不逮  
古遠矣

賈誼一太息

賈生治安策可爲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六  
今以史考之少一太息意新書內則俱載之奈分爲

七修類稿卷二十 辭器類 十五

各篇又不似史之撮其要後復逐篇對以史文惟銅  
布一篇史未曾取疑卽是也不然何以曰可爲長太  
息者此其一也

漢諱不諱

漢以火德從所勝故洛字改從雒而國號漢字又何  
不忌耶劉字爲卯金刀故作剛卯行金刀而國姓說  
文何以無劉字止有卯金田錡字耶此皆不可曉

韓柳非寓言

韓文載石鼎聯句稱道士軒轅彌明人以昌黎自托

見其奇崛高古也子讀姓氏急就編有軒轅彌明名且曰有軒轅集又宋張南軒守靜江時有奏疏曰臣所領州有堯山爲一境之望上有唐衡岳道士彌明詩刻柳文載李赤傳人以柳州寓言譏嘲時人以文爲戲然呂山吳汝琇家有李赤詩集數章又讀唐詩品彙亦載李赤詩短敘以李後爲廁鬼所惑而終據此則二文實有是事矣

三代交易專物

古今人言三代交易皆曰以有易無不曰抱布買絲則曰以粟易械器然而鹽鐵論錯幣曰夏后以玄貝周人以紫石後世或金錢刀布則知三代之時亦有專使之物矣此亦論錢穀者所當知

詩非蹈襲

子美詩有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樂天詩云巫山暮足霑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陶淵明詩云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韋應物亦有採菊露未晞舉頭見南山又東坡續麗人行首四句深宮無人春晝長沉香亭北百花香美人睡起薄梳洗燕舞鶯啼空斷腸

薩天錫題楊妃病齒詩則云沉香亭北春晝長海棠  
睡起扶殘粧清歌妙舞一時靜燕語鶯啼空斷腸但  
畧少變其文如此等詩不可盡述每見錄於詩話美  
則以爲黠鐵化金刺則以爲蹈襲古詩附會譏誚殊  
爲可厭子畧錄數首於右以見陶杜豈特待白韋點  
化而應物天錫固竊詩者哉故老杜嘗戲爲詩曰咏  
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大抵誦人詩多往  
往爲已得也若夫黃魯直黔南十絕則又不在此例  
故欲逐首取裁白詩詩選所謂樂天多於敷衍山谷  
巧於剪裁是也又范廖嘗在宜州問魯直曰君何累  
用白句魯直曰庭堅少時誦熟久而忘其爲何人詩  
故阻兩衡山尉廳偶然遇事信手書爾廖復以黠鍊  
之語告之山谷大笑曰黠鐵化金如此快耶夫衡山  
尉廳之詩固然而黔南十絕豈亦忘之爲得也此又  
黃公之可笑

著書人名

事物紀原序文以爲作者逸其姓氏乃高承所作但

不知何時人也

出雲谷雜記

夢梁錄無刻本故亦不知作

者乃錢塘吳自牧作

出南嶽文跋

吳元人也三十六般篆

書金剛經乃宋靈隱寺僧莫菴道閒集

山震澤長語

夢游

錄則宋耐得翁撰一春常費買花錢風入松之詞則

宋于國寶作

出武林舊事

亢倉子宜城人王士源作

見孟浩然

集序

天寶遺事涿州人王伯成作

見錄鬼簿

史記稱褚先生

者褚少孫也

### 左氏博議

東萊呂成公祖謙娶後一月不出閨人謂其色荒也

及出乃成左氏博議一帖今之爲師者皆以此警惰

七修類稿卷二

辯證類

十六

余則疑之蓋一月三十日今博議不下八九十篇一

日將幾篇耶况又言精選則其他尙多古人雖力勤

而亦恐不若是之易也後乃于金陵鬻書者得一金

帙總二十五卷百六十八篇前有自序謂爲諸生課

試之文而作紙板皆佳信舊書也則知不傳已久宜

乎人言若是

### 鴈塔題名

鴈塔者以雙鴈飛翔忽殞一而下人遂瘞鴈建塔於

上在唐慈恩寺中無疑故杜老有登慈恩寺塔詩至

於題名之說一云韋肇及第偶爾題名寺塔遂爲故事一云張呂本寺中閑遊戲題同年之名於塔然人雖不同其義其時則一也故宋制進士及第必賜名於桂籍堂擬唐慈恩之題耳昨讀戴埴鼠璞以謂子得唐鴈塔題名石刻細閱之凡畱題姓名僧道士庶前後不一非止於新進士也據此子恐題名止於進士之說因宋擬唐題名慈恩之故後遂成其訛耶不然戴埴之說抑僞言耶

周破胡

七修類藁卷二十

辯證類

九

毀卽墨與阿大夫者乃佞臣周破胡出烈女傳

七修類彙卷二十一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辯證類

玉樓玉環夜光

唐睿宗所御琵琶名曰玉環又楊貴妃小名曰玉環李賀作白玉樓記道家以兩肩為玉樓故坡詩云凍合玉樓寒起粟又列仙傳以王母所居有玉樓十二螢火一名夜光淮南子以月名夜光輟耕錄載薄木片染石黃起火者為夜光奴鄒陽傳又有夜光之璧

七修類彙卷二十一 辯證類

胸音蠢臆音潤諸書皆以為蟲名即蚯蚓也漢書又為縣名此皆同名者也

名字異

古人名字不載之史而雜出諸書餘冬序錄備矣然未考異者二人漢高父名熾一名執嘉漢章帝紀註名熹博物志字執嘉帝王世紀名熾字執嘉唐宰相世系表曹參字子敬博物志

字敬伯史記註

和靖能棋

騷人墨客多能手談而林和靖乃曰平生所不能者



擔糞與着棋耳其鄙賤之如此愚謂着棋雖無益不當賤惡若是始疑之後見本集內題詩壁有云坐讀碁慵下眠看酒恰中則是碁慵下者因坐讀耳非不能也又春暮寄懷曹南通詩云跌宕情懷每事同年曹社醉春風彈弓園圃陰森下棋子聽堂寂靜中是着棋一事亦與之同逋翁乃擔糞者耶

### 藍縷

今人以衣敝者爲藍縷老杜詩曰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摧續仙傳又作縑縷

### 贅壻

今之贅壻者甚爲非禮然亦行之已久賈誼治安策曰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秦時已爲之矣然史記曰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則又之矣

### 夷齊衣葛

韓子通解曰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夫夷齊採薇而食之言者多矣採葛以

爲人明諸本之所無也此亦故事之未聞

孟郊口吃

韓十八荅楊子書中曰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是亦有周昌鄧艾之病

諺語出詩

世傳日出事還生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往往形諸言語莫知所來殊不知第一句蓋武元衡被刺時前夜之詩以爲讖也其詩云坐久喧聲息樓臺惟月明無因住清景日出事還

七修類稿卷二

辯證類

三

生第二三句是曹鄴咏李斯者也詩云一車致三穀本圖行地速不知駕御難舉足成顛覆欺暗尚不能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得天下目不見三尺墻雲陽草中綠第四五句乃宋賀仙翁詩也詩曰有客來相訪如何是治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又若晚飯少喫口活到九十九菖蒲花難見面前二句亦是古樂府三叟之詩後二句施肩吾之詩也特揭之於藁

芙蓉詞

有菩薩蠻詠蘇堤芙蓉云紅雲半壓秋波急艷妝泣  
露嬌啼色佳夢入仙城風流石曼卿宮袍呼醉醒休  
捲西風景明月粉香殘六橋烟水寒世謂高季迪之  
詞也不知季迪乃是行香子其詞云如此紅粧不見  
春光向菊前蓮後纔芳鴈來時節寒沁羅裳正一番  
風一番雨一番霜蘭舟不採寂寞橫塘強相依暮柳  
成行湘江路遠吳苑池荒奈月朦朧人杳杳水茫茫  
以優劣論之前則不如後也昨偶得雜錄一冊前詞  
乃宋人高竹屋者也豈非因姓同而訛之耶季迪名

七修類稿卷二十一 辯證類 四

啓姑蘇人國初編修元史擢戶部侍郎與楊基張羽  
徐賈爲吳下詩宗竹屋名觀國字賓王有竹屋詞一

卷行世

名公詩病

詩評云許渾千首水杜甫一生愁不知太白七言絕  
句每是地名何也

陸放翁

陸游字務觀母嘗夢秦少游而生故以秦名爲字而  
字其名也少好結俠客有恢復中原之志故曉嘆一

篇書憤一律足見其情至於臨終一絕云死後無知  
前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克復中原日家祭無  
忘告老翁此亦有三躍渡河之態史稱天才豪邁正  
似其詩也但惜爲韓侂胄之客耳此詩本集亦無

楊大年絕句

危樓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聲語恐驚天上人  
世傳此詩爲楊大年生數歲未語一日登樓觸首遂  
吟是作西清詩話又辯非楊億之詩乃太白榜峰頂  
寺詩也予意太白之詩前二句夜宿峯頂寺手可捫  
星辰已與楊不同而其集中亦不見載及考楊之言  
行錄亦無但古今人相同一二句者往往有之不可  
卽定爲一人者也

坐地席上

古無凳椅席地而坐故坐字從上齊景公問晏子曰  
寡人坐地二三子皆坐地君子獨塞草而坐是也今  
方言曰坐地亦原於古之意歟古無桌燕飲卽設於  
席上席上卽地上之席也至於祭先故曰置之豆間  
之地今飲以桌稱曰席上亦一原於古之意歟此禮

失求之野信乎

陶穀

世嘗以陶穀文雅清致之士多資講談而稱賞之子見諸書所載穢德頗衆畧舉一二已見大節穀乃唐彥謙後也石晉時避諱改曰陶穀後納唐氏爲嬖已可恠矣進身因李崧得位後乃排之此負恩也袖中出空頭勅不忠孰甚奉使兩浙獻詩錢俶云此生頭已白無路掃王門辱命無恥可知又出使淫婦而有奸姻緣之聞臥病思金鍾而有乞與金鍾病眼明之詩至欺待詔使書密旨以取良馬此何等人也史稱遇名望者巧言以詆之嗚呼一身之間世之極惡無耻備焉士亦何貴於文雅哉

袍笏

禮記曰袍必有表註曰褻衣也又輿服志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如范睢綈袍之類其來遠矣事物紀原以爲始於宇文護困學紀聞以爲始於隋大業皆不知始也笏手板也其制有二上圓下方上挫下方如今道上所執其來亦遠樂記曰武王散軍而郊社

裨是摺笏歷代所有續事始以爲周之前已有天子  
以球玉諸侯以象齒文士以竹但空言耳紀聞以爲  
始於宇文周保定四年此又不知何據也噫馮鏗輩  
故不足深責王厚齋號稱博學亦何至此

僧稱公

今之僧名以上字爲姓下字爲名人稱之則以下字  
加公字并言人徒惡其稱之尊也殊不知其來遠矣  
晉惠遠唐人皆稱遠公東坡臥游錄載道一遇雪從  
都下東還衆人問在道所經一公曰云  
云則知今日  
之所稱不足笑也

七修類稿卷三

辯證類

七

錢譜

清波雜志載錢譜十卷乃宋紹聖間李孝美所著由  
唐人顧烜張台先有纂說而後修成者也周秦後錢  
之品樣悉爲具之文昌雜錄又記史思明鑄順天錢  
之事世無知者說郛亦有錢譜一卷言歷代錢名但  
說郛乃元陶九成所緝不知何以直至國朝永樂通  
寶豈古人先知抑後人補之耶必有說也予意好事  
者良較諸家之譜更考近世圖法沿革增入十布契

刀之類萃之爲一書亦制度之美也不亦善乎

### 蘭亭

禊帖定武本今不可得矣聞其石在金華一士人家當道曾取觀之以筆法不類遂還其主子嘗聞詹仲和論右軍書禊帖事云書後復書數百本終不及當日者此言或過又曰別帖文牘之類並無一紙可比者余亦曰或過意者別紙數行數字事又不文若寸錦片玉雖爲可貴玩之易盡蘭亭旣文而長直若文錦百丈展玩之間無不滿意也昨偶讀宋思陵翰墨志亦有此論遂書

### 落霞

落霞乃鳥也余舊嘗於內臣養戶處見之形如鸚哥少大遍體緋羽螢雪叢說以爲飛蛾悞矣又曰鴛野鴨蓋因野鴨逐飛蛾欲食故曰齊飛此又強解可笑然王勃序文世以爲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古今奇句昨讀困學紀聞乃知變庾信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之句也

賈挺才言作史見此人事幾主歷幾任有何建立有何長可錄今漢史刑法書云蕭何作律九章本傳不言固作史之法唐李邕傳不言能書此豈可畧

### 宋高宗不欲恢復

吾邑尚書胡永清世寧嘗有時論一篇以宋高宗恢復不堅者恐欽宗回時則當讓位與之也子嘗以爲此億度之言恐不能服高宗之心昨讀朝野遺記云宋和議成顯仁后徽宗妃韋氏將還欽宗挽其裾曰汝歸

與九弟言之吾南歸但爲太乙宮主足矣他無望於

七修類稿卷二十一 辯證類 九

九哥也高宗后不能却爲之誓曰吾先歸苟不來迎

誓吾目乃升車既歸因是間隔所見大異不久后失

明募醫療者莫效有道士應募入宮金針一撥左翳

脫然而復明后喜求終治其右道士笑曰一目視物

足矣彼一目存誓言可也后惕然起拜曰師聖人也

知吾之隱設几而留謝之皆不答纔啜茶遽索去后

詢其報德漫曰太后不相忘畧修靈泉縣朱仙觀足

矣拂衣出時上方視朝仗下急跡訪之無得矣此可

謂胡公之實證也又考終欽宗在虜宋止遣巫伋一



迎而不終請亦可疑

未下誤書

陸機曰千里萹羹未下塩鼓人皆以萹羹不減於塩鼓之意也東坡之詩亦曰每憐萹菜下塩鼓又曰肯將塩鼓下萹羹殊不知未下未下也當時誤寫未字并千里皆蘇州地名出因話錄今呼蘇人為塩鼓蠻萹乃吳羹誠有為也又如頽羹乃潁川地名出學林新編子聞河南某縣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想即是也今人以漢祖因嫂不與之羹故以其名封詭也

七修類彙卷三 辯證類 十

同時姓名相同

召平有三人一為秦東陵侯種瓜者一為去聲陳勝徇廣陵者見項籍傳一為齊王相者見齊哀王傳皆戰國時人漢武帝王褒朱買臣元帝時有尚書左僕射王褒武昌之守朱買臣章帝時貢禹高祖時亦有謁者貢禹張禹字子文安昌侯又一張禹字伯達襄國人太尉陳咸字子康相人御史中丞萬年子也一陳咸校人咸哀間尚書出曾孫陳寵傳一王莽右將軍出燕刺王旦傳一王莽篡漢者也此皆漢時人也又晉時有吳

降將孫秀見賈充傳又趙王倫有嬖人孫秀見陶侃  
傳晉武帝之舅名王愷與石崇爭侈安帝時又有丹  
陽尹王愷武帝時有劉毅晉末又有一劉毅晉本紀  
有彭城內史周撫又王敦傳中有周撫爲將者此皆  
晉人也若夫姓名相同而世不同者如董仲舒王珪  
不可枚舉若前數人因其同世錄出令人可以別白  
若隨筆所紀父子公孫名字相同則誠可惡又不足  
論也

宋詩禁

七修類彙卷二十一

辯證類

十一

宋寶慶中史彌遠廢立錢塘書肆陳起宗之能詩凡  
江湖詩人與善者則刊江湖集以售有劉後村詩云  
秋兩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蓋哀濟邸而諂  
彌遠也本用劉屏山汴京卽事詩曰空嗟覆鼎誤前  
朝骨朽人間罵未消夜月池臺王傳宅春風楊柳太  
師橋之句又敖臞庵陶孫爲太學生時以詩痛趙忠  
定丞相之死或嫁秋雨春風之句爲陶孫所作韓侂  
胄下吏捕之二公遂俱得罪詩學因是以禁此諸家  
傳記之說也昨見齊東野語又云當時李孝知爲言

官與會極有覺欲坐罪無由會江湖集中有極詩云  
九十日春晴景少百千年事亂時多又改秋雨春風  
爲極詩并劾之子意刊集或不可改名劉某亦難於  
劾也不知公謹相近當時何以言之想卽嫁陶孫之  
意聞之不深察爾

### 酒錢元俗

風俗溺人難於變也尚矣我國家一洗其弊宜盡革  
之然子嘗觀紀元諸事之書多有同於今時者畧述  
一二以見因襲之風難變也如設酒則每桌五果五

七修類稿卷三

雜證類

十三

按五蔬菜湯食非五則七酒行無算另置酒桌於兩  
楹之間排列壺盞馬盃

馬孟想卽  
今之折盃

及把盞尊卑行跪

禮但元進爵之時多一半跪耳此酒之事事同也如  
取錢之言初見官府曰拜見錢白手取人曰撒花錢  
逢節送禮曰追節錢管一事而索錢曰常例錢迎送  
諸事曰人情錢覓得錢多曰得手但公事錢多因論  
訴而命名則與今不同也又如全真教白蓮教回回  
教尼姑教亦元時之所尚者

阿堵潦倒

阿堵當時方言若今之這裏也王衍口不言錢家人特試之以錢繞床使不能行因曰去阿堵物顧愷之每畫人成多不點睛謂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間後人遂以錢爲阿堵眼爲阿堵每以語人人尚疑之昨見雲谷雜記又引殷浩見佛經曰理亦應阿堵上桓溫同謝安王坦之登新亭大陳兵衛欲於座上害安安舉目遍歷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間著阿堵輩援此爲證其義尤明可知當時之方言也又潦倒乃醞籍也後人以爲不偶誤矣如史云宋武帝舉止行事似劉穆之此非醞籍潦倒士耶又北史崔瞻傳云容止醞籍者爲潦倒生可見矣

襍子

襍子魏程曉詩云今世襍子觸熱到人家謂不曉事之意

楊鍊崖詩

元江西儒學提舉楊維禎廉夫號鍊崖博學能文山陰人也元季張士誠開宏文館固延致之廉夫心知其異圖也至無一字一語終日酒酣臥睡一日朝廷

頌酒於士誠廉夫以指爲塵桌一絕云山前日日風  
塵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風塵如此酒老夫懷抱  
幾時開張見之知終不就遂放歸至天朝革命又令  
近臣促入京師廉夫托疾固辭知不可得也作詩縊  
死其詩曰天子來徵老秀才秀才懶下讀書臺商山  
肯爲秦嬰出黃石終從孺子來太守免勞堂下拜使  
臣且向日邊回袖中一管春秋筆不爲傍人取次裁  
二詩事熟誦人口然考其具廷臣所作之傳則廉夫  
於士誠處未嘗到也曾獻五論并復書直詆所用非  
人洪武三年正月又嘗至京師有疾回與此不同或  
者廷臣之傳尚當信也其號鐵崖初居吾杭鐵冶嶺  
後號鐵笛至淞江得莫冶所製鐵笛因二詩并識

### 馬夏畫

太宗嘗言夏珪馬遠之畫乃殘山剩水宋偏安之物  
今馬夏成堂大軸亦少見矣所見者孤峰獨樹果無  
重山疊水曲折之妙真可謂至言

如中州集無全首  
好者正詩文關國

也運

### 詩詔出處

水東日記所錄皇宋第十六龍飛之詩以爲不知何人所作宋遺事所引虞集草詔語不著出處一則聞儒余應筆一則錢塘瞿宗吉詩話

### 飛來峰

杭飛來峰在兩山之最秀者其名因晉咸和元年西天僧慧理登山嘆曰此是中天竺靈鷲之小峰不知何年飛來至今名之記憶說郛中不知何書所載以爲越王時飛來不知何據也又有人作一對云飛峯一動不知一靜念佛求人不如求己亦作飛峰之說恐亦荒唐後世又於峰洞中多鑄佛像以鎮慮復飛去此尤荒唐之甚也

### 章草

章草者漢元時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章繼而杜操皇象張芝始變草法以書此章故曰章草宋羅願常言之急就章矣世因不知急就章而併此懵然况數說混淆莫之辯正今畧爲明之張懷瓘書斷曰建中初杜操善草書章帝喜之令上表亦作草書故曰章草又謂蕭子雲曰章草者漢齊相杜操始變藁法非也

又引王愔以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粗書之漢俗簡陋漸以行是也據此則自相疑惑謂之書斷可乎近世又以法帖首千文辰宿等八十四字以爲漢章帝所書遂爲章草然黃山谷米元章俱辯爲謬明矣復曰可通於章奏者卽懷瓘意也不知何據且章帝喜杜書令之草表庶有可通豈一槩章奏可草哉黃伯思法帖刊誤云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猶古隸之生今正書故章草者當在草書先若章帝者但謂之草又曰本無章名因漢杜操善此書章帝

稱之故後世目焉今卷首偶章草便以爲章帝書謬矣此雖似明白猶未纖悉其義何也本無章名以下卽前二說不必辯矣其曰分波磔者爲章草蓋由杜操象張芝方草書急就後惟黃之本傳焉黃多波磔今以分波磔者卽曰章草使張杜之本亦傳未可卽以波磔者名之也觀法帖張書可知矣其曰猶古隸之生今正書蓋史游取倉頡篇中正字作急就章正字者古真書也秦人王次仲以古書方廣加少波磔是爲八分而皇象特少變八分而草之耳故多波

磔故曰解散隸體觀姜白石書譜亦曰學草者先取法於皇象張芝則結體平正然後效右軍之變化奇崛豈非尚在草書之先耶其謬加章帝名者又可謂之章草耶如此則章草方明而書之來歷亦庶幾也

七十二候不同

嘗解七十二候於天地類矣其文載於管子淮南子夏小正汲冢書呂氏春秋經傳通解與今歷互各小有不同或文殊而事同或意殊而理一或因引解他事而訛一二字未若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

七修類藁卷二

辯證類

十七

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歷迥有不同處或古呂令果與今之不同耶錄之以備博識叅考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爲鴛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坯戶下有景天華



七修類藁卷二十二

明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辯證類

宋陵遺骼考

宋陵遺骼事輟耕錄載唐王潛林景曦爲收諸陵之骨而葬之其事蹟必實蓋因丙子元兵下江南戊寅年發陵則庶事草創而妖髡肆惡各人著傳之明白也惟辨其詩之相同或傳訛爲二及冬青樹之不可移於永嘉也又引癸辛雜志云至元乙酉楊髡發宋

七修類藁卷二十二

辯證類

一

諸陵以理宗之首倒懸三日而失之陶則辯其丙子至乙酉將十載則版圖已定法制已明安得有此不知雜志言發陵乃托他人占地爲名因發諸陵取寶若唐林二人所收之骨未必皆真而羅陵使所收必多也蓋羅卽在其地而唐林倩人此可知矣予又嘗讀宋學士文集云至元二十一年甲申僧嗣占妙高上言欲毀宋會稽諸陵江南摠攝楊璉真伽與丞相桑哥表裏爲姦明年乙酉正月請奏如二僧言發諸陵寶器以諸帝遺骨建浮塔於杭之故宮截理宗頂

以爲飲器大明洪武二年戊申正月戊午皇帝御劄丞相宣國公李善長遣工部王事谷秉義移北平大都督府守臣吳勉索飲器於西僧沒納監藏深惠詔付應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瘞諸南門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六月庚辰上覽浙江行省進宋諸陵圖遂命藏諸舊穴據此則又決有斯事意其發則發葬自塋塋於永嘉者無也而羅之火化者必多焉理宗之首亦必然矣但輟耕以二傳不紀歲月與雜志不同疑以爲無近墨談因鎮塔事查考諸書之

年月辯以周草窻正當宋末元初之人紀之必真此則甚爲有理且二傳傳聞而成抄錄於陶又或錯書未可知也况僧名各書亦自不同者抑亦謂可疑耶但托人占地而發陵與奏請者實異然年月却又相同此則必不疑矣塋骨化骨事予之所見或者決然

避諱

避諱之說有幾臣下避君上之諱理也如漢祖諱邦舊史以邦爲國魏文帝諱昭以昭君爲明君唐祖諱虎以武爲虎已矣又凡言虎率改爲猛獸可乎或去

一字如齊太祖諱道成師道淵止稱師淵或因一字而全文易之如唐代宗諱豫以豫章爲鍾陵薯蕷爲山藥已矣或折其一字如晉高祖諱敬塘折敬字爲文氏苟氏可乎或避字之外又避其音如宋高宗諱構勾鈎苟皆避之仁宗諱禎真貞徵俱避之隨筆中載有五十字之避之說是何理耶子孫避祖考之諱理也如淮南王父諱長淮南子凡言長處悉曰脩蘇子瞻祖諱序故以叙爲序可也而范曄以父名泰而不拜太子詹事呂希純以父名公著而辭著作郎以

至劉溫叟父名樂而終身不聽絲竹不遊嵩岱徐積父名石而平生不用石器遇石不敢踐之此可謂不近人情不知韓文滂勢秉機之謂矣後人避前賢之諱亦理也如元稹改陽城驛爲避賢驛可矣鄭誠改浩然亭爲孟亭已覺有碍以至皇后家諱僭王父之諱亦欲避之如則天后父名華改華州爲秦州章憲太后父名通改通判爲同判未溫父名誠以其類戊改戊已爲武已楊行密父名怵與夫同音而於御史大夫光祿大夫直去夫字此皆真可笑而可尤者也

况古人避諱改字又有義焉如司馬遷父名談改談爲同漢帝名莊改莊爲嚴殊不知談莊古與同嚴一音所以取也豈後之謬哉昨吾府知府名仕賢而照磨亦名仕賢子曰改於僉公座時似有同名之嫌乎照磨曰嘗欲改之太守以今朝廷尚文忌二名之嫌汝父命之今爲長官改之可乎因知今之過于前代

### 海紅花

世俗每云紛紜不靖爲海紅花今人不惟不知紛紜不靖之意亦未知海紅花吾友王蔭伯家有一本卽

七修類稿卷三 辯證類

四

山茶花也但朵小而花瓣不大放開其葉與花叢雜蓬菘不見枝幹真可謂紛紜不靖也自十二月開至二月故劉菊庄詩云小院猶寒未暖時海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又世傳一

種寶珠花亦肖山茶但花極紅而葉極綠間雜甚可愛也殊不知亦山茶也故古詩有淺爲玉茗深都勝大曰山茶小海紅則知今寶珠乃都勝粉紅者爲玉茗大朵爲山茶小朵爲海紅矣若格物論所載其名尚多然耳目所接不過四種觀其論曰皆粉紅色是

耳惜楊升庵於丹鉛亦曰未詳爲何花

考古圖

鐵圍山叢談載考古圖乃李公麟伯時所著今考古圖乃呂大臨者意元豐至元祐年既不遠大臨亦非盜人之名者况有蔡條之序可證或另有一書不可知

坡居差記

深雪偶談紀東坡居陽羨士人邵民瞻爲之買宅坡卜吉入居有日後同邵行聞老嫗之哭而問之嫗曰

修類彙卷二十一 辯證類 五

百年之宅因子不肖一旦售人吾今日遷徙故泣也遂焚券還之然旣曰卜吉入居矣何又曰今遷徙耶即使上文言差坡翁故不識賣主矣邵不識耶邵或不識其老嫗矣不識其居耶且邵又推扉而見老嫗何茫然亦荅坡憫其泣而問耶前後文義乖錯言非遺逸事必紀悞無疑

用字不同

古之列國制字各有不同古之治經各有師承或尊其師之所傳或因其地之所傳以成一家之學故字

有不同也如伏羲一人也而繫辭世紀作包犧漢律  
歷志作炮犧通歷作庖犧左昭公十七年注莊子大  
宗師揚子問道班固東都賦皆作伏羲揚雄傳作宓  
犧後蔡邕張衡傳作羲皇荀子成相作伏羲前漢作  
宓戲嗚呼一辭也漢五行志作烏噉孔光傳作嗚呼  
董賢傳禮記大學並作於戲詩烈文作於乎如萱草  
一物也毛詩用諛字韓詩外傳嵇康養生論用萱字  
阮籍詠懷詩用諛字說文用蕙蕪菱此三字至於後  
世俗儒往往訓釋又差者秦昌朝字譜故云案五方  
之俗言語不同歷時既久則有不相通曉者毋足怪  
也許慎說文之後又有王篇廣韻類篇集韻等字書  
愈廣率皆兼載俗書讀其書者往往不知本始惟觀  
許慎說文解字可以槩見

蔡京詞

予舊讀說郛中蔡元長臨卒前一日之詞曰八十一  
年住世四于里外無家如今流落向天涯夢回玉殿  
幾度宣麻只因貪寵戀榮華便有如今事也意無此  
調亦不成話况蔡死時止年八十此必惡之者托名

爲之也後見宜和遺事載京之事亦有此詞乃西江月也較之小說者反是後月餘而京卒亦可謂識也遺事詞曰八十衰年初謝三千里外無家孤行骨肉各天涯遙望神京泣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漫繁華到此翻成夢話

釣齊澤耕富春說

予讀漢嚴光傳曰披羊裘釣齊澤中後不屈歸耕富春山今以釣臺在富春恐非也故嘗考其事起於梁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南有嚴子陵釣魚處石平

七修類稿卷三

辯證類

七

可坐十人名爲釣壇成於唐梁肅釣臺碑曰過富春訪先生遺跡則釣臺在焉宋范仲淹立祠祀之後人遂名今閱其地兩石對峙自水至石數十丈高也野王所志不言兩臺對峙而曰石平可坐十人是止一處耳則左右之石將孰是耶梁范二公又因野王之志而爲碑爲祠殊不知此野王不深思考索急欲崇尚高節遂以其地似臺之石而志焉故宋程準有詩云高臺豈是釣魚處要與人間學避名正此意也又嘗考宋之輔廣云孫公守是邦首疑范文正旣爲先

生立祠而碑刻不著搜訪久之乃得唐興元中戶部郎崔儒所爲紀於頽垣間果言有田可力耕而田且不存命吏登山巔求之深谷豁然開爲平疇有泉注之大旱不枯表二百畝史所謂耕於富春山者卽此也詰其主名則爲勢家所有公欲捐公帑以歸田卒不從作詩傷之名曰浩嘆元黃縉有記云是時齊爲郡而非國遺跡漫不可考據是二說則臺處誠耕之地釣處不可考矣又豈非一明證也歟

小說

七修類藁卷三

辯證類

八

小說起宋仁宗蓋時太平盛久國家閑暇日欲進一奇恠之事以娛之故小說得勝頭廻之後卽云話說趙宋某年閩閩淘真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真宗帝四帝仁宗有道君國初瞿存齋過汴之詩有陌頭育女無愁恨能撥琵琶說趙家皆指宋也若夫近時蘇刻幾十家小說者乃文章家之一體詩話傳記之流也又非如此之小說

古今註

幼惟知崔豹古今註後知伏虔亦有而日華子又推



廣崔註者亦同名張顯又有古今訓故釋書文多不同

殿名

殿名多取尊崇字樣然光武時車駕入洛幸却飛殿馬廖待罪銅柱唐太宗宴五品於飛霜皆非似殿

吹咀

本草序例上吹咀二字乃是粗末中吹去細末令均故字從口謂此亦未當不若今細切之如吹咀吹者之調和也其文亦易曉臣禹錫等看詳吹咀卽上文

七修類藁卷三

辯證類

九

細切之義與唐註商量斟酌胥失之矣序例中又謂有含味之意亦非此蓋又不與韓文含英咀華同也

蘇杭湖

諺曰上說天堂下說蘇杭又曰蘇湖熟天下足解者

以湖不逮於杭是矣又解蘇在杭前乃因樂天之詩

曰雪川

湖州

殊冷僻茂苑

蘇州

大繁雄惟有錢塘郡閑忙

正適中之故予以諺語因欲押韻故先蘇而後杭解者以白詩證之錯矣殊不思諺非唐時語也杭在唐

尚僻在一隅未顯何可相並蘇自春秋以來顯顯於

吳越杭惟入宋以後繁華最盛則蘇又不可及也觀蘇杭舊聞舊事可知矣若以錢糧論之則蘇十倍於杭此又當知

宋駱詩

杭靈隱寺鷲嶺鬱嵒之詩乃唐駱賓王集中所載然有一二字不同不能別其爲誰所作獨劉文安定公之集云初起二句乃宋之問詩宋吟之而久無下韻賓王隔壁朗吟續以終篇之問大駭明發求見則遁矣是知一首二人成之故兩繫焉世所傳誦者如

後類彙卷三

辯證類

十

此然太平廣記又載宋之問於靈隱夜吟未就聞有人云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不知何人有識者曰此駱賓王也似此駱則二句矣予又見一書云之問正吟遇老僧於殿燈之間應聲成之後知賓王據後二書兩人皆相見矣平日素知不應又有何人之問及劉文安之說也若只文安廣記之說後世又不傳駱之爲僧也詩亦未必各繫之也書侯博識

古字

古字多矣不及錄出但如崧烟針碁栖笋飢个等字

世每以爲省筆者不知反是古字

西王母考

西上母之事由汲冢周書穆王乘八駿西巡狩宴瑤池而捧王母之觴又漢武外傳亦以七夕會於甘泉王母捧仙桃而降因此二說至今傳之殊不知汲冢周書乃僞書也因穆王巡狩忘反故爲此說而武帝又好神仙封禪之事是以彼此傳會如此按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目下謂之四荒賈誼新書修政語言堯西見王母訓東及於渠叟北申幽都漢貳師將軍

七修類稿卷五

辯證類

十一

西伐宛斬王母寡之頭觀此則王母乃西方昏荒之國猶國名女真人姓胡母其實無此婦人也不然則堯之所見貳師所伐亦可謂之婦人乎又嘗考之山海經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又有三足鳥主給使在崑崙墟郭璞註穆天子傳曰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善嘯蓋荒裔之國多與鳥獸遊處而奇形怪狀恐或有是未聞有所謂仙桃瑤觴美人侍女綽約流盼之態也涇州回山有王母宮宋學士陶穀撰記不爲辨而反欲躋之祀

典其與曹彬下江南之意異矣然而文章鉅公往往引用不置蓋亦未之考也乎

### 禹碑釋文

禹碑釋文楊殿元靖陽生俱有刻矣但十餘字不同據遊宦紀聞云癸酉二字難識二公皆未釋之似雖有人心之靈萬里相符之妙然則癸酉二字無耶無則此碑今據紀聞而明紀聞亦僞者耶殊不知字特奇古非秦漢以下碑文之可證不過擬其形似者釋之耳如較廬山紫霄峰刻法帖禹書亦皆不類是所

### 七修類藁卷三

辯證類

三

謂古書不必同文意也子因二字欠釋及以此二字楊曰非古文語似矣予意楊釋爲久旅尤非古文語蓋忘家卽久旅矣不若依舊則形象庶幾耳故擬其相似者更其十一字亦庶幾文義之通也書之於左仍以二公所釋各註於下以俟博古君子若夫辨非

禹碑及翻刻來歷自有尚書顧東橋太守季彭山諸

說在焉承帝曰嗟翺輔佐卿水楊曰降沈曰處沈

俱曰發沈楊俱鳥獸交沈楊俱于沈楊俱參身若沈

與魚揚流沈曰祈沈楊俱明癸沈楊俱酉沈楊俱興以

楊曰此楊曰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楊曰

長久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褒勞錫沈楊俱曰餘伸禋

贏塞昏徙南瀆沈曰暴衍沈曰亨衣制食備萬國

道沈楊俱曰其寧竄沈曰鼠舞永沈曰燕奔

不能為人

今人嘲不生子曰不能為人不知漢時已有是語樊

噲傳荒侯家舍人上書曰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令

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佗廣實非荒侯子

孫皓荅人不同

七修類稿卷五 辯證類 三

十三國春秋云晉武帝與侍中王濟奕濟問孫皓聞

君在吳剗人面別人足有之乎皓曰人臣失禮於君

者則如是濟時伸足局下矍然收之晉史綱目俱同

獨少微鑑又改王濟為賈充剗人面為鑿人目人臣

弑君不忠者則如是伸足收之則無也以是論之答

賈充甚當而濟足事微對君或不坐史之不同如是

此之謂未可盡信也歟

鎮海樓

吾杭之譙樓卽五代時吳越錢王之所建也名朝天

門者蓋瞻望於上以禮汴京故名之也後元改爲拱  
北子昂有拱北樓詩洪武初叅知政事劉公王公改  
名來遠術者張乘槎曰三日內主有哀喪之事至期  
王公之母暴卒劉公又以歷日紙邊坐罪王公乃延  
槎問故槎曰來字似喪字形遠字似哀字形也况遠  
字二點相續乃淚點也公命槎易之改名曰鎮海由  
其地也今不知者以成化間火過而改名非也

女人纏足蟬鬢

女人纏足起于後唐後主宮人窅娘蟬鬢始于魏帝

七修類彙卷三 辯證類 十四

宮女莫瓊樹

詩句偶同

琵琶記內白樂天詩句已有兒家門戶重重閉春色  
緣何得入來唐薛惟翰詩春女怨云白玉堂前一樹  
梅今朝忽見數花開兒家門戶尋常閉春色因何得  
入來金石抹世勳紙鳶詩有果物戲人人戲物爲風  
乘我我乘風同時黃諷題齊物堂亦云果蝶夢周周  
夢蝶爲風乘我我乘風是皆可謂閉門造車出門合  
轍者也

端正大兩一字

今人凡以布帛一疋爲一端殊不知一端則半疋也按左傳幣錦二兩註云二丈爲一端二端爲一兩所謂疋也二兩二疋矣藥方中一大兩今之三兩也蓋隋合三兩稱一大兩一字者卽錢文之一字蓋二分半也

舍利

舍利子每每聞人曰某處殿某處塔有之又曰雖有之欲去卽去乃神物也子隣有比止尼菴天順中一

七修類稿卷三十一

辯證類

五

尼坐化焚時燒出此物云如大虱又云試以童男女髮卽可引綴於上皆不知果否今據敷說于左霏雪錄以佛之遺骨通名舍利光明經云舍利是戒定慧所熏修甚難得者福田大論云碎骨是生身舍利經卷是法身舍利又云有三種白色骨舍利黑色髮舍利赤色肉舍利菩薩羅漢皆有佛舍利鎚擊不碎弟子舍利鎚卽碎也龍舒心經又云舍利子乃佛弟子名以其母眼似舍利弗鳥之眼故名之或曰舍利鶯鳥之眼故稱云諸說似皆得其一支龍舒經之言或

又因舍利之名故云子意舍利不過是釋家修真煉攝心精氣所結成者如石中之水晶水中之膏液仙家之聖胎爾鎚擊不碎孫權曾試之欲去卽去恐非也因未之見故據數說于右

### 紙鳶

紙鳶本五代漢隱帝與李業所造爲宮中之戲者見李業而紀原以韓信爲陳豨造放以量未央宮之遠近又曰侯景攻梁臺城內外斷絕羊侃令小兒放紙鳶藏詔於中以達援軍二說俱不見史且無理焉線之

### 七修類稿卷三

辯證類

七

高下豈可計地之遠近羊侃又何必令小兒放之放之而紙鳶之墜又可必在於援軍地耶其爲李業所始無疑俗曰鷓子者鷓乃擊鳥飛不太高擬今紙鳶之不起者曰風箏者乃古殿閣之簷鈴爾借以名今之帶絃之紙鳶也各有意義風箏風琴丹鉛總論辯之明矣

### 玉葢卽瓊花

雍錄辯梔子花卽玉葢花改之爲山礬者王荆公以其花葉可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之故野客叢書又



載揚州后土廟玉蕊花序文序文以玉蕊卽瓊花也  
改之爲瓊花者宋王元之更之也予意瓊花在宋極  
名之勝今作書與序者又皆宋人必不差矣使果一  
種則梔子江南到處有之胡爲至貴而揚州者名傳  
今古耶及考楊志謂瓊花或云唐植今雍錄亦以玉  
蕊唐惟長安一株元白等賦詩貴重又曰花白心黃  
三四月間開時芬芳滿野高可數丈意卽今之梔子  
千葉者耶但花大樹高如粉團爾不然何二書相符  
後世不傳惜江南不伐之爲薪卽折之爲色未能愛

護使高大也況生於陝移於揚汴在彼亦自爲奇矣  
但齊東野語以色微黃似與雍錄一樹瓏鬆玉刻成  
小有間也昨見宋畫瓊花真似野八仙但多一頭九  
朶簇成者然不知孰是

